

## 老師讀通鑑之十三：從武則天讀討武曌檄談到專注力

《資治通鑑》是一部二百九十四卷，煌煌二十冊的傳統史書，讀完一遍，要花多少時間啊！然而，讀這種經典大書，是不可以貪多貪快的，重要的地方必須停下來，仔細想想這樣的記載究竟傳達了怎樣的意含。我們只要多思考其時情景，多體會其人心意，非但覺得十分有趣，對於過去世界的認識，也將更為深刻。

### 武則天讀討武曌檄

西元 684 年，武則天稱制，代唐統有天下。李敬業等以匡復唐室為名義起兵，魏思溫為謀主，駱賓王撰聲討武氏的檄文，即著名的〈為徐敬業討武曌檄〉。《資治通鑑》卷 203，則天后光宅元年，記有：

移檄州縣，略曰：「偽臨朝武氏，人非溫順，地實寒微。昔充太宗下陳，嘗以更以入侍，洎乎晚節，穢亂春宮。密隱先帝之私，陰圖後庭之嬖，踐元后於翬翟，陷吾君於聚麀。」又曰：「殺姊屠兄，弑君鳩母，人神之所同嫉，天地之所不容。」又曰：「包藏禍心，竊窺神器。君之愛子，幽之於別宮；賊之宗盟，委之以重任。」又曰：「一抔之土未乾，六尺之孤安在！」又曰：「試觀今日之天域中，竟是誰家之天下！」太后見檄，問曰：「誰所為？」或對曰：「駱賓王。」太后曰：「宰相之過也。人有如此之才，而使之流落不偶乎！」

這篇檄文收錄在《古文觀止》中，讀過一些古文的人，對這篇名文無不知悉。而《通鑑》摘選的文字又是整篇文章中對武氏抨擊最為嚴厲，也是最有撼動力的精彩字句。

這一段話，我們應該怎樣閱讀呢？如果只是字面的理解，認為可以看出武則天的寬宏大量，氣度不凡，顯然稍嫌膚淺，有欠深刻。如果，我們想超乎字面，多瞭解一點，該怎麼做呢？我們或許應該想一想，她在講這些話的時候，心中想到些什麼。問題是：我們可以知道她講這些話時，心中在想些什麼嗎？我們有足夠的證據嗎？沒有。但是，如果因為沒有證據，我只能依據文字的表面意思來解讀嗎？也是不無缺憾。怎麼辦呢？

讀一段史書記載的文字，無法知道說這些話的人心中想些什麼，這是由於欠缺「直接證據」；然而，我們是不是可以借用一些「間接證據」來推測、擬想呢？所謂間接證據，主要是對這位人物的整體瞭解，由於已經有所認識，我們讀到史書記載的話語，可以依據此人的性格特點與處世態度來揣測他心中是怎麼想的。另一方面，這也是一個互為推進增強的理解過程，我們既可以依據對這位人物的認識來解讀史書中的文字記載；同時，由於我們的解讀，也可以讓我們對這位人物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。

我們讀《通鑑》，從武氏的出場到代唐稱帝，一路走來處處顯示她是一位極其厲害的人物，她的思慮必然極其細密，反應也是極其敏銳，不如此，是無法擊潰那橫阻在前的保守勢力，跨越那一道又一道的重重障礙。這樣的一位厲害人物，剛剛稱帝，卻讀到聲討的檄文，會想些到什麼呢？無疑也是一個有趣的問題。我們可以揣測，武氏讀到這篇檄文，第一個反應必然十分憤怒，這個什麼人，居然胆敢如此罵我，而且用了這麼惡毒的詞句，真是可惡極了。接著可能想到，這個人是在造謠誣蔑嗎？好像也不是，這些事，我既敢做也不怕人說。怎麼處理？強辭奪理地逐條反駁，行得通嗎？有必要嗎？效果好嗎？都要盤算一下。這麼做，顯然走上一條失多得少的路，只會大大地減分，得不到什麼好處。一笑置之，等於默認，也不是好辦法。惟有講幾句漂亮的話，轉移大家的注意焦點方是上策。講什麼話呢？從文字上說，這個人確實有文采，文章的確不錯，就從這裡入手，稱讚幾句，也能顯示寬宏大量的王者氣度。流傳出去，或可傳誦一時，對自己必有加分的效果。我們不要忘了，武則天是一位頗有文學才華的人，施蟄存在《唐詩百話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）中說：「武則天是一位傑出的女政治家。她執政二十年，有功有過，互不相掩。我們不在這裡評論她的政治，止限於賞鑑她的才華。她也是一位傑出的詩人，所作詩文很多。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著錄她有《垂拱集》一百卷，《金輪集》十卷，可惜現在僅存詩四十六篇，在《全唐詩》中。」（頁724）所以，她能欣賞駱賓王的文章，也能立即用於她所說的「漂亮話語」之中。

我們這樣閱讀，可以對武則天思慮的細密留下深刻印象，這種細密的思考乃是出於轉瞬之間；也就是說，對武則天而言，用於思考的「時間」，是相當的寬裕，不是說她思考的時間長久，而是她能在極短的時間中，作十分複雜精細的考慮與盤算。我們還可以舉其他的例子來說明。

### 武則天與徐有功

武則天在施政上，最讓人詬病的，應是任用酷吏。周興、來俊臣等人的囂張拔扈，請君入甕等故事的廣為人知，無不標誌著武則天統治的暴戾與血腥。然而，如果只是依靠酷吏，施政必然只會有過，無功可言。她在寵任酷吏之時，也在司法體系中扶持一股足以抗拒邪惡的力量，這樣後人才會說她「執政二十年，有功有過，互不相掩。」讓我們來看看武則天與這些力抗權奸的司法清流互動的情形。《通鑑》卷204，則天后天授元年，西元690。記有：

時法官競為深酷，唯司刑丞徐有功、杜景儉獨存平恕，被告者皆曰：「遇來（俊臣）、侯（思止）必死，遇徐、杜必生。」

有功、文遠之曾孫也，名弘敏，以字行。初為蒲州司法，以寬為治，不施敲朴。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，眾共斥之。迨官滿，不杖一人，職事亦脩。累遷司刑丞，酷吏所誣構者，有功皆為直之，前後所活數十百家。嘗廷爭獄事，太后厲色詰之，左右為戰栗，有功神色不撓，爭之彌切。太后雖好

殺，知有功正直，甚敬憚之。

我們要注意的是，太后與徐有功對話的這一段。太后對徐有功的寬以治獄，很不以為然，疾言厲色，痛加指責，廷上的官員，見到這一幕無不嚇壞了，有的還不斷顫抖呢。徐有功卻很沈穩，面對這位貌似暴怒，卻極其聰敏的國君，毫無驚慌失措的樣子，他知道，只要道理講清楚，太后是聽得進去的。我們可以想像，徐有功的這番話，必然是依據法理，作了簡要、中肯的分析，論據十分堅強，理路極其清晰，見解深刻，語詞精確，有動人的力量，無累贅的冗言。太后傾聽之餘，非但被他的道理所說服，眼見他的傑出表現，為之動容，欽敬之心亦油然而生。我們要知道，史書中往往有些「與語，大悅」之類的記載，十分簡潔，看似全無內容，其實蘊含豐富的情事，這是要讀者大胆地運用想像力，加以揣測模擬的。

武則天長壽二年，西元 693 年，發生了一件奴婢告主人的事。被告的是德妃的母親龐氏，有奴上告她涉及妖異，又有夜祠禱解，意圖不遜的事。朝廷派監察御史薛季昶審理，薛季昶判定龐氏有罪當斬，其子向徐有功訴冤，徐有功了解案情，知道龐氏受到冤屈，請停止行刑，並上奏申論，認為應判無罪。《通鑑》記載此後的發展如下：

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，請付法，法司處有功罪當絞。令史以白有功，有功嘆曰：「豈我獨死，諸人永不死邪！」既食，掩扇而寢。人以為有功苟自強，必內憂懼，密伺之，方熟寢。太后召有功，迎謂曰：「卿比按獄，失出何多？」對曰：「失出，人臣之小過；好生，人主之大德。」（胡注：誤出入罪，謂之失出。意思是判案有失公平，尤指重罪輕判。）太后默然。由是龐氏得減死，與其三子皆流嶺南，有功亦除名。

《通鑑》記載予人印象最深的，或許是徐有功人生態度的豁達，當然在被處以「罪當絞」的時刻，仍能熟寢，不是常人所能做到。但從另一方面想，徐有功對太后應該有一定的信心，他知道太后不會置之不理，他必有機會面對太后陳述己意，以太后的明識，他有把握為龐氏平反。至於二人的對話，史書的記載僅有兩句，接著是太后默然不語。問題在於，太后為什麼聽了徐有功的話「默然不語」？我認為，徐有功不只是從法理上談龐氏不應處斬，更重要的是把談話的內容提升到「人主」的作為。徐有功必然有一套完整的說辭，把「法律」與「政治」的關係作了一番梳理，或許也從君主的角度說明法律在統治上的意義；每一句話都能引起太后的注意，讓太后細思之後，點頭同意。於是，只有默然無語了。這時，太后在想什麼？徐有功講得很有道理，龐氏受冤，我可以不處她死刑，但整個司法體制仍需維護，所以，徐有功也要予以處罰。不過，三年之後，《通鑑》記有：「太后思徐有功法平，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，聞者莫不相賀。」

這兩段記載，好像都在講徐有功，我們不要忘了，徐有功之所以有如此傑出的表現，主要原因是他交手的對象是武則天，是武則天成就了他的作為。這裡看到的武則天，不是厲聲詰問，就是默然不語，似乎無所作為，然而，從她做出的最後判斷，可以知道她的思慮是何等的細密，對事情的掌握是何等的精準。我們

也可以說，武則天處事情時，她的「時間」是比別人長得多的。

## 唐太宗與魏徵

思慮細密，反應敏銳的歷史人物，武則天之外，唐太宗也是。《通鑑》貞觀元年，記有：「上神彩英毅，群臣進見者，皆失舉措。」又於貞觀十八年記有：「上好文學而辯敏，群臣言事者，上引古今以折之，多不能對。」可見在貞觀年間，大臣是很怕皇上的，怕什麼呢？唐太宗不是一個殘暴的君主，臣下怕他，主要是這位皇上反應太快，我們還沒說完，他就知道我們要說的是什麼了。所以，面對這樣一位反應極快，所知又博的明君，大臣幾乎無不戰戰兢兢，欲言又止。然而，不是沒有例外，魏徵就是一位。

貞觀六年，《通鑑》記載關於封禪的事，魏徵損上了唐太宗。這一年，文武百官一再請唐太宗行「封禪」，就是到距離天上最近的泰山，向上天報告治理的成效。唐太宗說：「你們都說封禪是帝王盛事，我不同意。如果天下安寧，百姓富足，不行封禪，有什麼不好呢？往昔秦始皇行封禪，漢文帝不行封禪，後世不會以為漢文帝不比秦始皇好。再說，敬天祭天，何必跑去泰山，堆幾尺土來顯示誠意呢？」百官大臣還是一再懇請。這時，唐太宗不再堅持，想要同意群臣所請了。讀到這裡，您不覺得有點怪異嗎？唐太宗明明不贊成封禪，理由說得這麼清楚，大臣為什麼一再請求呢？其實，我們只要想像一下，這些文武百官心中想些什麼，我們就能了解，百官非常明白，皇上是想要行封禪的。在百官的眼中，這位皇上學問不差，歷史尤熟，在道理上知道封禪不是什麼好事，可是他的內心欲望是很想擺出大陣仗，跑一趟泰山的，他正在天人交戰呢，我們何不順水推舟，完成他的欲念。再說，他想要做的事，任何人都擋不住，就幫他順心如意吧。這時，只有魏徵一個人站了出來，反對行封禪。《通鑑》接著記載：

上曰：「公不欲朕封禪者，以功未高邪？」曰：「高矣！」「德未厚邪？」曰：「厚矣！」「中國未安邪？」曰：「安矣！」「四夷未服邪？」曰：「服矣！」「年穀未豐邪？」曰：「豐矣！」「符瑞未至邪？」曰：「至矣！」「然則何為不可封禪？」對曰：「陛下雖有此六者，然承隋末大亂之後，戶口未復，倉廩尚虛，而車駕東巡，千乘萬騎，其供頓勞費，未易任也。且陛下封禪，則萬國咸集，遠夷君長，皆當扈從；今自伊、洛以東至于海、岱，煙火尚希，灌莽極目，此乃引戎狄入腹中，示之以虛弱也。況賞賚不貲，未厭遠人之望；給復連年，不償百姓之勞；崇虛名而受實害，陛下將焉用之！」會河南、北數州大水，事遂寢。

這是一段記實的文字嗎？唐太宗只講了這六點嗎？魏徵只說了這些話嗎？當然不是。史書記載非但是摘其精要，也要呈現意義。我們可以用想像的眼睛，觀看這一番君臣的對話。唐太宗眼看封禪大事，幾乎定案，魏徵卻出來攪局，必然十分不快，於是，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，連珠炮似地射向魏徵，看看是否讓他改變立場，贊成封禪。我們說，唐太宗提出的問題應該不只六個，不是數目究

竟有多少，而是顯示反應敏銳、思慮細密，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，整理出許許多多反對封禪的理由，並以質疑的口吻提出。當然，魏徵也是一位反應敏銳、思慮細密的人，一聽就知道不能在單一問題上回覆，不能在每一個問題上與唐太宗纏鬥，而是提高層級，另闢戰場。不談應該不應該行封禪，而談行封禪的實際情況將是如何。魏徵對於大隊人馬，浩浩蕩蕩，遠赴泰山的可能情況作了全面分析，指出此舉必然勞民傷財，國力受損，得到的，不過是虛名而已。我們可以想像，魏徵一面聆聽唐太宗的質問，一面構思如何做出深刻的回覆，不是思慮極其細密而且快速，是做不到的。我們可以說，唐太宗與魏徵兩人，面對立即需要處理的問題，可以運用的時間相當寬裕，較一般人悠長得多。

### 內在時間與專注力

我想藉著《通鑑》中關於武則天、徐有功和唐太宗、魏徵的記載，談談我們對「內在時間」的認知與運用。讓我們先看一個現代的故事：

美國網球老將康諾斯（Jimmy Connors）曾經表示，在比賽中，他經常達到他稱之為「超驗地帶」的境界；在這種時刻，他感覺到，一切都以極為緩慢的速度進行。他發現球變得好大，而且以非常緩慢的速度飄過球網。這種體驗讓康諾斯在溫布頓網球大賽中贏得勝利。這位選手說，他感覺自己好像有無限多的時間，可以考慮下一拍如何出擊。

這段文字，見於柯萊恩（Stefan Klein）著，陳素幸譯，《生命的時間學》（台北：大塊文化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 57。柯萊恩，德國人，生物物理學博士，曾任《明鏡》週刊編輯，現為自由作家。

現代的網球名將與唐朝的著名君臣，無論時代、身分都相去甚遠，相提並論，似有擬於不倫之嫌。但是，康諾斯面對的是強勁、快速又有變化的來球，如何回擊；武則天面對的是一篇聲討自己的檄文，如何回應；魏徵面對的是生氣的國君一連串的質問，如何回答。他們都有極大的時間壓力，都要立刻作出正確的判斷與最好的處理，是並無不同的。而康諾斯的話：「有無限多的時間可以考慮」，不正是一個極佳的例證，讓我們認識到「內在時間」是怎麼一回事嗎？柯萊恩說：「對我們來說純粹的時間是不存在的；只有事件發生時，我們才會體驗到時間。」（前書，頁 75）當代哲學家加達瑪（Georg Gadamer）也說過同樣意思的話：「消磨時間的時候，真正消磨掉的是什麼呢？難道不是消磨掉的時間嗎？其實我們指的不是空虛而持續的時間，而是持續得太久且有痛苦的厭煩形式的某種事物。」見於挪威哲學家拉斯·史文德森（Lars Svendsen）著，黃煜文譯，《最近比較煩——一個哲學思考》（台北：商周出版社，2009）頁 46。所以，我們可以知道，不論從科學或哲學來看，「時間」都是與「事物」有關，也只有在事情上，方能展現時間的意義。柯萊恩又說：

我們對於一段時間的感受是長是短，不僅取決於大腦平均用來估算時間的標準，還要看我們當時有多專心。如果意識同時在注意其他事物的話，我

們就會低估流逝的時間；如果集中心念在當下，那麼時間就會拉長延伸。  
(前書，頁 83)

注意力會帶著我們快速想過一遍：我們可以怎麼做。如果按照這個或那個步驟進行會得到什麼結果。像這種小型的損益計算，多半是大腦在無意識的情況下進行的——以自然法則來說做得並不精確，有時候我們會估算錯誤。不過，大部分的情況下，我們都掌控得很好。(前書，頁 212)

對時間的看法要有所改變，必須先了解時間感如何在人體內產生，這是本書探討的課題。人對時間的感受，是由多項層面組合而成的，每個單一時刻像一幅馬賽克之中的小石，組合成一段長時間的印象；大腦處理秒的方式不同於小時，注意力和回憶會改變對時間的感知；以及我們承受的壓力多大並不取決於時間的多寡，而是自己對時間的控制權。把以上各方面考量進去，才能找出適合自己的節奏。(前書，頁 305)

我們讀這三段文字，可以看到一個關於時間的重要概念，那就是「專心」或「注意力」，或可稱之為「專注力」。很明顯地，專注力可以使我們的「內在時間」拉長延伸。柯萊恩也說：「專注是可以學習的。如何有效利用時間的關鍵，在於盡可能控制自己的思緒與感受。」(前書，頁 314) 讀到這裡，我們的問題應該就成了：如何培養我們的專注力，以延長我們的「內在時間」。

我們可以從閱讀上培養專注力。朱子教人讀書，開始講的兩句話常是：「寬著期限」和「緊著課程」，意思是把讀書的日程、進度訂得寬鬆一些，不要設想在短時間裡讀很多東西；但一打開書本，就要全神灌注，全力以赴，集中精神與書中的文字搏鬥，把書中的道理精義，盡可能地弄得清楚明白。如果我們讀書都能依從朱夫子的教誨，讀書的時候，心無旁騖，深入思考、體會作者要表達的真意與深情，假以時日，我們的專注力想必有所提高。我們也不妨在工作上時時想到自己的「專注力」，並且展現出來。例如，我們在教課的時候，如何把一段複雜的內容，盡可能講得簡要清晰，精彩動人，沒有專注力是做不到的。面對學生的提問，不論課堂或課下，要專心傾聽，要很快掌握學生的意思，並且想到最好的回答方式與內容，這也是非專注不可的。時日一久，這些我們工作上的事，就能在大腦的無意識情況下進行，而且取得很好的成果。

我們再看看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怎麼說「專注力」：

如果要問我，除了才能之外，對小說家來說什麼是重要的資質，我會毫不猶豫地說是專注力。把自己所擁有的有限才能，專注到必要的一點的能力。如果沒有這個，什麼重要的事都無法達成。反之這種力量若能有效運用，某種程度上可以彌補才能不足或不均。……專注力之後是持續力。……幸虧這種能力（專注力和持續力）和才能的情況不同，可以靠後天訓練來獲得，並藉以提升。

村上春樹是一位「多產」的小說家，另一方面，他持續跑步了二十多年，多次參加著名的馬拉松比賽。這段話摘自他的一本名為《關於跑步，我說的其實是……》（賴明珠譯，台北：時報出版社，2008）的書，見頁 91。村上每天跑步，花不少

時間，怎麼能夠寫出數量這麼多，質量又很好的作品呢？「專注」是他最為強調的要點。請看他怎麼在工作中，也就是小說的寫作上，運用「專注力」：

坐在書桌前面，精神集中在雷射光的一點之上，從虛無的地平線上升起想像力，生出故事，一一選出正確的用語，所有的流勢全部保持在該有的位置上——這樣的作業，比一般所想像的需要更大的能量，且必須長期持續。

（前書，頁94）

我們做什麼事，不論讀書、備課、教學、撰稿、討論等，是不是都要像村上所說，把精神凝聚起來，集中得像激光筆的那個紅點一樣，把每一項該做好的事，盡已所能做好它。我們相信，只要有了這樣的信念，身體力行，持之以恆，專注力有所提升，我們的工作成效，必也有所提升。

## 小 結

第一、我們讀傳統史書不能只看字面的意思，傳統史書不是我們尋找事例、證據的資料庫，書中的字句往往含有豐富的內容，值得我們仔細研讀。這些文字就好像是我們觀看過去世界的依憑，讓我們可以進入當時情景，看到人們的活動與思慮。這時，要大胆地運用我們的想像力，但也不要忘了證據的支持仍是不可或缺。

第二、傳統史書上記載傑出人物的表現，不能只是知道一些作為與事蹟，我們需要探討形成這些表現的深層原因。能夠留名青史，已屬不易，受到時人以及後世推崇的人物，必然有常人不能企及的傑出之處，不論史書所記載的文字多麼有限，多麼簡略，我們都應該加以珍視，並儘量做出最有意義的解讀。

第三、讀傳統史書，要想真有所獲，不能只讀傳統史書。歷史是人世的事，泛觀博覽仍是深入認識人世種種的最佳途徑。我們閱讀的範圍廣闊，積累的知識豐富，必然有助於對文本的解讀。只是書海無涯，我們的時間、精力有限，選擇最佳讀物，取得最大成效，十分重要。這時，同事、朋友的推薦，或許就是最好的信息管道。

本文已刊於《歷史教學》(天津)2011年3月上半月刊，頁66-70。